# 趙寶峰先生文集

趙寶峯先生文集二卷　明嘉靖刊本

汪氏振綺堂藏書

宋趙偕撰。偕字子永，慈谿人。自以宋之宗室，入元不仕，隱居大寶山，學者稱寶峯先生。集首有門人烏斯道序，稱先生當戰攻事之時，以靜守道，行事其與元之記。楊公書有為而後登山不開，益敢其力見益。所由守道，圖一時之肯，是其執而後善。先生謂世之人貪外物，遁於居書及堂十年而于廣。卒名其學，從宗其書，梓在先治中保寶而已。卒序文服設果情，仿而折之，宰天下不此矣。乃於其後之【】。下卷詩文四庫僅存其本，入存目，乃嘉靖時刻版，附上刊本中，當之整要之多，可有傳畫。序稱西寧印

趙寶峰先生文集

易曰風行水上渙天文也天文者莫之為而為者也惟有道者能之有道之言如之何六經是矣後世之文得乎是者十一不得乎是者十九故以馳騁為膽以雕鏤為工以峻直為蒼或肆意於淫蕩或放情於譃浪或遣興於花鳥讀之者善形乎顏面樂形乎手足是謂文之奇偉名當世而不及也而不知非有道之言非天文之自然也明之慈谿寶峯趙先生詩文若干卷實

得乎天文之自然者也先生蚤歲欲攻舉子業以不窺乎聖涯即棄去與二三友讀撝文元公書有覺而從容山水間益致其力見益明而守益固一時之有志者皆就而講學焉斯道與伯氏性善亦與焉故先生之文不追琢不矯揉皆發乎道心之正非蹈襲乎末世之弊者也使有道者觀之則當嘆當賞不暇使不知道者觀之則必以咀嚼無味肰二者於先生何損益哉先生謝世已久其外孫顧恭復懼其散逸編次手

書請斯道以書其實云先生名偕字子永故宋之宗室也門人烏斯道序

門人祭寶峰先生文

至正二十六年歲次丙午十二月戊申朔越十二日己未門人烏本良鄭原殷馮文榮羅拱方原向壽李善烏斯道王眞顧寧羅本翁旭王桓洪璋徐君道方觀裘善緝李恒翁昉岑仁王愼童惠王樵高克恭顧勲王直葉心裘重周士樞鄭愼茅甫生等致祭于

故寶峰先生趙公之柩曰人生天地之中在明此道而已夫君臣父子兄弟夫婦長幼朋友有

尊卑等級忠孝信義恭敬慈愛亘萬古而不變者此道也始先生與二三親朋講明此道上顧楊文元公有得於反觀灼然信夫古聖之學不外乎此以為三代之政可行百家之言可一挺然而立毅然而行時人爭咲竊議且詈且排先生不惑紛呶自守不渝生等耳聞面命獲與斯是刻骨銘心曷為可報常期先生道行于時匡[illegible]斯民奈何一疾竟殂莫仰已志於乎痛哉是天喪先生之道耶先生之道已在於世耶抑先

生之有同得者存其然耶於乎心無死生此先
生平生之言先生精神何往何來何生何死一
奠告哀惟神監之

友祭寶峯先生文

至正二十六年歲次丙午十二月戊申朔越十
有二日己未友生王約時觀致祭于
子永趙公寶峯先生之靈於乎吾道其至矣乎
窮天地亘古今惟有此道而已天地非此無以
開闢萬物非此無以生成人不明此無以事君

親以綱紀天下為大丈夫於乎自周公沒孔子
無位不肖者愈不肖愚者愈愚道其不明矣夫
天地間有如子永者生於斯文凋瘵秦火煨燼
異端誣惑之餘寥寥千載之下誰如其信道之
篤居乎廣居於乎子永王約先妣之姪也時亂
髫年同窓之友也幸同生四明東海之隅深念
夫學道之初惟嘆茫茫長夜哀哀迷途雖有志
於學古無所啓明不免問道於盲欲前倒趨幸
賴祖宗餘澤上帝錫福惠衡翱翔乎山水之間

而同登楊夫子之門牆獲覽聖書忽覩自已光
明亙大咸自知其非故始信洙泗素王之大道
天獨闡於慈湖寫出世所不傳之妙大明乎君
子儒於乎子永由是而不爲巧言勢利所動從
事乎世俗之區區篤志乎孔楊之學直欲建勳
業爲伊周致大君如唐虞惜乎時不我遇空有
志於拔茅而連茹於乎吾徒老矣有志者云徂
孔楊之學失此良友死者不可復生吾不知其
爲何如一奠永訣嗚呼嘻吁

# 趙寶峯先生文集卷之一

## 書

### 上許縣尹書

慈谿趙偕謹上書二章于具瞻大尹先生坐下

其一曰自古以來爲政之難莫甚于今日士君子非有克艱大德豈能處斯世而不謬某自揆庸下罔知修己治人之道甘終身于草萊中然聞一人弊政未嘗不感慨見一人善政未嘗不悅服茲聞先生慈祥豈弟不剛不柔眞有父母

斯民之心殊非作聰明要虛譽者所可比下情聞風興起輙有未論敢敷陳之上古聖訓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夫為人君者元首也為人臣者股肱也元首惟明股肱惟良庶事斯康矣此誠立政之要貫古今徹上下非特治天下者所當法凡受天子命臨斯民者咸不可不遵之今之郡縣即古之侯國今之守令即古者侯國之君也矧今守令特奉皇訓分正郡邑南面臨民豈宜無貳從以輔翼之譬如元首君

無股肱則是塊然一物而已既無四肢豈能運用今之守令非無貳從也有僚佐焉有史胥焉雖有其員而無其實古之為貳為從者無非長官之股肱也今之為貳為從者非特不能為長官之股肱適以病長官之四肢害長官之運用豈今之人皆不如古之人耶豈古之人皆賢哲今之人絕無良心耶特後世之選法太失古典有以使其然成其弊耳自古為政者有大權斯有大功天下之權莫大於進君子退小人古者

長官得以自簡乃僚君子由吾而進小人由吾而退予奪賞罰皆自吾而制之貧賤富貴皆自吾而馭之吾所進者皆君子則小人亦將觀感而興化矧吾之所取乃吾之同寅協德者方且獻忠陳善之不暇安敢不為吾之用而背吾所任哉惟患長官非其人耳今也則不然今之郡縣僚屬皆非長官所可得而自辟雖胥吏徵役亦非長官所可得而黜陟公家府庫錢帛又非長官所可得而區用官吏俸祿甚薄不足以養

廉不得不貪墨以為家計長官不能重其祿以勸之庶人在官者甚至全無升斗祿以代其耕若不循私則無以仰事父母俯育妻子長官亦不能常其產以生其恒心為長官者既不得以進君子退小人縱賢且明亦末如之何況近世用人大槩惟論資格不專論其賢不肖天下賄賂公行為官為吏一階半職鮮有不因私情而得之者既以枉道失節若非為名為利所圖何事巧於覓利者以為有能善於要名者以為賢

材倚法行私蠹政害民竟以為常間有賢者實不為名又不為利赤心為國為民何止百無一千無一上下左右反以為怪而疾之烏乎自周公沒孔子無位天下不復見聖人之治秦漢以來源不潔流不清綱不舉目不張不知其幾年矣今上皇帝深憫黎元謹選守令其意篤至特命先生來撫鄞民今郡僚既不可托吏胥又不可信無輔無翼何以仰荅責任之意今大可憂者獄情用事公論隱伏所以眞偽莫辨是非淆

明然則何法可取公論以弭私情大抵士大夫皆君子則公論在官府士大夫皆小人則公論在郊野近世風俗澆薄雖不古朴人之生也本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今夫里巷羣居其情狀大可見其相與忠信正直則彼必服相與不忠不信不正不直則彼必不服苟不合理雖患利之而雖感恩退有後言其心終不能服十事九合于理人服其九亦不服其一甚矣夫人之良心不可泯滅也如此甚矣夫人之公論不可泯

滅也如此此此曉然之理人莫不知之若不得其人以衷取之則公論亦不易得是猶沙裏取金石中取玉若無良工智匠安得至寶今求莫若自節己俸延致同志之士一二人或四三人必其平日好公惡私者但求其性行不問其文華不使籍名官府使得從容在外專一訪問體察各都隅何人忠信正直何人孝弟修謹一一紀其姓名今世人物雖甚凋弊而彼善於此者不可謂無固不能量其材之大小而官之亦宜以

襟賓敬之以備詢問或至孝而甚貧者則勸多財好義者以恤之非惟風勵人心而諸處公論庶可由是而得百姓利病諸事是非某弊當革某令當行皆可由是而知之又能夙夜兢兢不自備假旁求既賢且哲之人日與討論人物賢否政事得失尤為盡善盡美昔孔子謂宓子賤曰子治單父衆悅子何施而得之也子語丘所以為之者對曰不齊之治也父恤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孔子曰善小節也小民附矣猶未足

也曰不齊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事者十一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弟矣友事十一人可以舉善矣中節也中人附矣猶未足也曰此地民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而稟度焉皆教不齊之道孔子歎曰其大者乃於此乎在矣昔堯舜聽天下務求賢以自輔夫賢者百福之宗也神明之主也惜乎不齊之所治者小也聖訓昭然而或者猶以為聽政之道在我從公子決奚必旁

衆賢哲訪問人材然不知孔子有云佚於取人
勞於治事勞於取人佚於治事帝舜大聖尚稽
於衆舍己從人孔子大聖為魯司寇斷獄訟尚
進衆議者而問之况今貪官汙吏常乘間候隙
蔽吾視聽障吾聰明與其用一己之耳目孰若
用衆人之耳為耳則其所聽也廣雖吾耳之所
不及者皆可聞用衆人之目為目則其所視也
博雖吾目之所不及者皆可見民情眞偽斯不
可歷庶事是非斯可以明諸人咸知我德不孤

矣耳目多不可得而欺矣吏奸不可得而肆矣賄賂不可得而公然行矣民心悅服教則從令則行矣孟子曰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道不行於天下久矣五品不遜百姓不親未易悉言之古今風俗不同人民貧富不一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而禮樂久不興刑罰甚不中人心多乖亂今富家子弟不知

稼穡之艱難大率荒淫無禁反不若貧困者有檢束況於當今設其教化豈能家被户及宜先體察各都隅富足人民如父子不篤兄弟不睦夫婦不和及豪霸兇惡爲人害者俾里長主首社長理諭之不慈孝者勸其慈孝不友弟者勸其友弟婦不敬其夫者戒之夫不敬其婦而寵妾狎妓者勸其已之如叔姪兄弟之間恃尊凌卑或奸頑犯上事産偏負者則與和平之凡有豪霸兇惡爲人害者使之改過遷善仍別令人

多方體察果能遷過不吝者以禮加敬之如有不從理諭者則追其到官從而訓之戒之至于載三或猶有未率化者則示衆以耻之敢有怙終不悛者則嚴其刑懲一戒百不可輕宥如是施行誠能使其天屬之頓愛父子翻然而篤兄弟翻然而睦夫婦翻然而和乃良心所本有衆人之所願何止一家父子兄弟夫婦咸悦親戚隣里四方傳揚凡有父子兄弟夫婦者無不悦矣此之謂要道為民父母者職當如是若待其

父子兄弟夫婦有訟於官然後聽之縱然斷之不失則已乖和氣何以感動人心其民之不良者待其惡成而刑之則是不教而殺謂之虐何以使人心悅服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若區區惟以聽訟為能恐非學孔子者所尚雖然取其不孝不弟不良者教之戒之治之豈若書其孝友睦婣妊恤書其德行道藝興其賢者能者而進用之量其德之大小而崇卑之不限資格惟擇賢材則天下之人咸知仕進

者無階可入惟德是階則不孝不弟不良者中心默感咸將舍惡從善舍偽從實其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則成人有德小子有造比屋可封囹圄空虛亦非難致之事矣而其責非令之守令所可行其之言止於其不可為之中而為一時權宜之計其中心亦以先生嘗欲辭去而勢未可欲遽行已志而又不可正坐宓子賤初宰單父掣肘之病故敢僭越言之魯公春秋諸侯也尚藉孔子之言遽發使告宓子曰自今

已往单父非吾有也從子之制有便於民者予決爲之方今聖天子夙夜圖治必有如孔子者相其事二帝三王治世大經行有日矣則一時權宜之計奚足用惟先生詳審之其二曰商書曰好問則裕自用則小孔子曰知者莫大於知賢政者莫大於官賢共惟太守譙恭下士有好問之德不執自用之私於先生尤篤信可謂能敬賢矣可謂能納言矣倘使可以進君子退小人可以一乃官一乃政則德惟一動罔不吉矣

進思盡忠退思補過不患之人矣惜其有敬賢之心而無用賢之權未克去羣邪任正人一齊不勝衆楚然而海隅蒼生困苦甚久今幸聖天子謹擇太守下惠元元正猶赤子之得慈母莫不注意莫不渴仰矧今為政甚難若不明其本末知所緩急度其可行者行之則發號施令人不服從雖有豈弟愛民之德反不若奸雄舞文弄法乃為能事竊恐五穀不熟不如稊稗何以上稱聖旨下慰民望夫路府司縣職事不同務

而各盡其職無越所事斯有成功司縣職在牧民路府職在監臨凡吏民之不治乃司縣官之責也各司縣官不稱乃職則路府官之責也爲路府者若干司縣之職則設司縣官爲何用若不糾正司縣官是非則監臨何事各司縣執政任事自有官有吏路府特總其政者故稱曰總管況諸縣之衆千里之廣庶事之夥民情吏弊奸宄百出豈能周知苟不先正各司縣官而務吏民末事則是不提其綱而求其網之不紊又

況各司縣官廉明者甚無幾惟貪殘者不乏若吏若卒無非爲其鷹犬所部豪民不公不法亦無非假其威行其惡耳茍官長得其人清矣明矣賄賂不行無偏無黨則吏卒豪民何所恃而敢肆無忌憚今若欲拯治各司縣吏民安可不自官長始譬猶水之失道若不究其源正其脉則諸流各派汎濫橫行孰能禦之昔者天王欲正天下九牧必先擇六卿六卿正則九牧不待天王擇矣諸侯欲正庶士必先擇大夫大夫正

則庶士不待諸侯擇矣今之郡守即古之諸侯
令固不克參酌古法擇其賢驟升以勸將來亦
不宜坐視不肖者壞政害民而不思所以正之
宜集各司縣官而誡之曰朝廷為下民建郡縣
設官分職各有攸司吏卒不法人民不治皆汝
之責汝若不忠君命倚法行私是予之辜予職
在監臨汝等當夙夜不寧察汝行止汝稱乃職
予不敢蔽汝惟不公亦不敢匿當一一上聞自
今以往咸宜改過自新敢有怙終不正則國有

常刑仍求賢哲之士日與講論凡可以正人倫
厚風俗起公論抑奸邪一切興利除害之事立
紀律晝條目責令合屬奉行戒其勿違斟酌損
益責其所可責戒其所可戒令出惟行弗惟反
惟所慮者賢哲之士甚不易得而亦不可謂之
絕無物以類聚亦在人所好如何耳各司縣官
自戒諭之後如有仍前曠職恣其奸貪以私滅
公縱其吏卒壞政害民者令人多方體察或私
行詳審得其實跡於內先取汙暴尤甚者按其

合黜過名申聞合干上司其次者或聇之責之
凡有廉明特立有政於民者宜優加禮待或保
薦之或委任之其能改過自新者亦如之其本
處官俱非其人不足以責任則委他處廉幹官
時往督責其行事如此旌善懲惡扶正抑邪振
其綱紀樹其風聲則下司有所激勸有所畏憚
未必頑者無廉心未必懦者無立志則制吏卒
安人民責有所歸不待上司一一整治矣庶幾
不失統緒約而不泛用力少而成功多或以為

今之仕宦者不免用情幹除兼任所遠涉其祿甚薄不足以養廉爲上司者不宜太察損人前程此誠可念而苛政猛於虎生民無所措手足其害尤重苟能治其貪酷以警其餘則下民免禍不小上天豈不鑒之矧今皇帝憂民荼毒厲意守令特加眷命異於常員民爲邦本本固邦寧爲臣子者當體聖意爲民除害不宜小不忍而亂大謀況暴官汚吏酷於取民雖積累千萬計而皇天無私其家災殃迭至不旋踵而壞矣

終不若清儉者悠久無恙為上司者若能糾正下司俾之從吉遠凶積德避禍非惟盡忠於上亦以錫福於下可不懋哉至若府中之事六曹有吏學校有官錄事有司案牘則有經歷司主之刑名則有推官掌之牢獄倉場庫務莫不各有司存士大夫多不深明設官分職之意不知任人之法罔知為長官之職當如何大率惟以口辨為事縱能理落其一二而事情隱伏非口辨所及者甚多未免以是為非以非為是為吏

者得以乘間伺隙脫抑文字借倩語言以行奸弊巧言令色孔壬乃古人所畏夫以一人之口以禦羣小之舌難哉昔魯公欲學辨言以觀於政孔子不可仲弓言居敬行簡以臨其民孔子然之易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語曰以約失之者鮮矣今天下事變無窮而所言不一卒難辨明易於眩惑為長官者豈宜輕遽立論倉卒剖決為人朦脫而不思簡易之策以破口辨之弊今諸曹公事各有吏司其責凡有得失是非

惟責其所司言由人出事由人行不事多辨而責其出言行事之人豈不約而易守簡而可行況自古以來知人於任用以前者甚難責人於已形有跡者甚易特不為下民究心耳今為吏者固難求備豈宜日為其所罔而不思所以過之當集羣吏而戒之曰朝廷為下民建官設吏各有攸司各曹公事其責各有所歸吾特總其事者諸事不法乃汝之咎汝之不公是予之責繞說巧言實古聖賢所深畏吾今不尚口辨夙

夜不寧察汝行止從公去處自今以往咸宜改過自新敢有欺公罔上枉法妄行則國有常刑自戒諭之後各司吏所行公事但關係利害者令其置簿明述緣由以備長官從容參詳屢省而時考之仍令人多方體察其是非所犯重而故者必治之其欺公罔上至甚者則罷去庶幾諸吏有所忌憚少識欺罔奸弊庶幾民情漸可得吾志稍可行弊政稍可除善政稍可舉然今又有天下通病在於恥改過雖明知為奸吏所

臣卒無如之何諸人得以掩過匿非滋長奸邪所關匪輕不可不明之堯舜舍己從人成湯改過不吝曾子曰吾過矣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人非堯舜安能每事盡善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嗣後令諸公事稽遲明許錯者依例改正遲者隨時舉行孰敢曰不然為長官者誠能博求輿言願聞已過勇改不吝斯乃古君子大德則忠告善道者必有人矣下民休戚何患乎不知諸事

是非何患乎不白則同僚亦將敬畏矧諸吏民敢不率服或曰諸事遲錯自有經歷司檢舉奚必太守博求輿言願聞己過曰若經歷司暨諸吏咸一乃心公乃事則何弊不除何政不舉令正疑其不然耳或又曰疑人莫用用人莫疑令諸路建官設吏莫非資太守所用奚為疑之曰古聖人深慮知人甚難人材不易得故用人弗苟任人弗疑凡長官皆得以自簡乃僚得以進君子退小人則庶僚允諧百志惟熙非難事令

則不賊君子非長官所可得而自用小人非長官所可得而自去所以左右前後貪官汚吏無非拂亂吾行事者故不得不自為之計不得不從權適變以行事若他日升朝則不宜區區若是當以稷契之道事聖主為堯舜謹於擇賢勿疑所任用不輕用付於可付自上而下次第各辟其屬則所擇簡而易精其責各有所歸不患乏人矣惟擇賢材不限資格則俊乂不困下僚不肖者難匿其過亦化為善良矣無問貴賤不

閒親踈惟仁是用惟德是舉則野無遺賢嘉言罔攸伏庶績其凝矣凡為臣子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斯為盡忠斯為不使愚見如是不審可以上達太守否惟先生筆削而教之幸甚

擇人至難

惟賢知賢惟聖知聖唐虞盛際尚以知人為難况於今世擇人尤非易事書曰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九德中庸曰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不明大道則不足以修身不修己德則不足以知

人惟恐巧言令色孔壬者見謂賢材大公至正不佞者反見疑忌既未知君子小人之辨豈能考幽明以黜陟矧能量賢材之大小而不謬無惑乎後世選法不得不拘資格考俸月以為常

古今君子

凡有志於善治者莫不以擇人為先所患無人可擇卒付之無可奈何人性皆善非無人可擇也特古今風俗不同耳古之君子隱於野必有其所可以訪而求之今之君子隱於人心莫知

其鄉可以訪而求之嗚呼自孔子没堯舜湯武之道不明於天下也久矣人心之蒙蔽也不知其幾年茍不大明以道大開人心終恐君子隱伏不可得而大作

作養賢材

今士大夫間高論或以國家惟用賢材絶無私黨公道斯行人欲斯熄天下安平可坐而待惟所慮者賢材甚鮮無如之何此言誠知今世流俗之弊特未知先大聖人明有至訓開人大道

立人大禮頓使諸人速化即有賢材衆多可以
拯斯民於水火之中凡為人上急欲賢材以設
官分職者苟能特宗先聖之正學不惑於似是
而實非灼知大道即常人日用之心深達大禮
足以著誠去偽夙夜兢兢力行而無失自然羣
下默化庶民觀感咸改舊染之非剟行比閭族
黨之制月書季攷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何患
無人可用

黜陟誅賞

凡讀書知義理者孰不以黜陟誅賞悉奉天命天討無人私己意斯足以應天順人天下靡不誠服然不大明斯人之心即天地之心大全斯人之德即天地之德未必黜陟誅賞無非天討天命

大得人心

干戈易舉人心難收若得人心則近者悅遠者來雖地方百里亦可以尊天子令諸侯不得人心近者既不悅遠者亦不來雖統強兵百萬橫

行於天下終為獨夫考之古史縱觀時事歷歷可監大得人心則為仁義之師小得人心則為伯者之兵湯武弔民伐罪天下仰之如大旱之望雲霓不過得人心而已管仲伯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稱之亦不過得人心而已得土地易得人心難天下人心歸之天地鬼神之心亦歸之天下英傑有衆之人孰不傾心而宗仰令天下干戈甚衆奇謀秘術不一雖為天下所畏終有勝負豈若得人心為天下歎服凡有志於

乎天下者莫不欲收天下人心但至難收者天下人心也天下人心難以名利收難以威力收以名利惠之不協公論面雖感恩退有後怨自古以來尚名利尚威力者終於内叛况以有限名利以惠無限人心以有限威力以制無限人心豈不大難今欲收天下人心惟有大行至公之道為上策君欲大行至公之道又全在乎修己任賢而已

治縣權宜為邑宰陳文聪設

常下士無倦講明　喜聞過以開言路

任忠直以為耳目　稽於衆以採公論

用知識以為股肱　臨以莊使人敬畏

奉上司宜忠而敬　御羣下以禮止亂

處重事宜預修辭　各房事責有所歸

明人倫興古學校　彰善良以弭邪惡

義刑罰毋作好惡　考貧富以均賦役

刑吏卒宜察行止　治誑官以杜妄告

謹勾銷以考稽遲

常下士無倦講明

問則裕自用則小堯舜大聖尚稽于衆舍己
人周公大聖尚握髮吐哺下白屋之士矧以
世之學處至難仕之時為至難治之事不
學肜文况上下左右夙夜惟以利用為念無
陷吾於不義者若不謙恭下訪遺逸求其切
琢磨則何以繩愆糾繆所幸山林閒幽人負
不乏通今達古者亦不少今宜每日平明到
治事命各吏以必合吾理洛者從早理落其

可任知理識事里正主首及可任各吏者悉分任之每汲汲於抽暇特往學院會集賢士從容講明政事得失人物善惡及將諸簿所書討論是否從公定議仍會坊隅主社社稽考各都隅社教行否各都主社亦時會之嘉其有功勉其未至其有太過不及損益裁制條畫其事責其奉行庶幾學校有資於政事政事實出於學校不致虛文吾果能常到學院以會賢者不倦則親君子之時多親小人之時少雖不長坐縣庭其

功何止十倍此誠當今守令為政之根本是宜常會賢士為急若師古訓當以貴下賤造門請益而發政施德之初人未信服於今薄俗有所未可令且請會於學院公堂庶免外議吾果至公無私足以契天地感鬼神雖日下訪至微賤而有德有謀之人亦何妨嫌之有

喜聞過以開言路

自古為政者唯患言路不開蓋由不喜聞己過吏民之諛佞者得以肆其奸邪不喜聞己過豈

忻紳諸君子之來路誠為彼小人匿過之窟穴安可不猛省儆戒凡為民上者果開心見誠喜聞已過則納忠者衆言路自然大開非惟事之錯者得以改正其奸吏邪民罔我之罪亦不可匿巧言令色孔壬亦不足畏矣今宜以簿一扇專記已過每詢同僚及吏貼乃至各鄉都里正主首儒釋道人等及諸處有公論者詢問之際必卑辭下禮喜聞逆耳使人人皆可以直言尚恐吾以貴下賤之德未徧下人嘉言正論未能

盡致其來宜用木櫃竅其盖封鎖於學院公堂內或以訓導書齋前俾進言者實封其事投於櫃中每五日一啓其櫃取到實封請至公無私之士共為考較是否如所言吾過果實則勇改不吝錯者依例改正遲者隨事舉行改正舉行之後對衆責己謝過然後究問吏貼之罪如此决烈力行雖不作聰明施暴厲則吏民之畏甚於鈇鉞吾既拚父母之遺體甘受清苦無非欲忠於官事何故吝改己過以成彼小人貪殘之

計

任忠直以爲耳目

古者長官惟患無擇人領祿之材耳苟能擇人領祿其左右侍從無非吾同心同德爲吾耳目輔成吾政事者今之長官縱有擇人領祿之材實無擇人領祿之權其左右侍從無非離心離德壅蔽吾耳目懷亂吾政事者矧今各房司吏俸祿甚薄不足以養廉各房貼書全無俸祿以代其耕不得不行詐徇私以爲生計夫以吾衆

然一君子處於羣小人之中苟不別求耳目以
廣視聽則無所見聞何以行事雖欲以公滅私
着誠去偽切恐大難今宜訪求忠直之士以為
耳目為急

稽於衆以採公論

既喜聞過以開言路任忠直以為耳目而又必
稽於衆者蓋為忠直者無爵禄以榮養難責以
專其事復恐其不能周知諸事之得失又避嫌
疑無懼利害凡有是非不敢盡言若稽於衆則

是是非非不出於一人之口嫌疑無自而生利害無自而歸忠直者斯可以盡言矣今宜置簿一扇專一以紀輿論凡一切有關繫公事宜不惓多方咨問左右上下鄉邑內外不揀是何人氏前後參錯隔別詢訪所言所論隨得輙書仍記所言人之姓名以備考詳其有下情不能上達者則俾實封其言投於學院木櫃中五日一啓以一篋收藏之會至公無私之士於學院中將每日所書及木櫃中投至者討論是否更加

詳察可行者即行可止者即止宜改者即改初行之際未免辛勤行之久遠終至簡易果孜孜以愛民為念夙夜究心於此不息自然人不敢欺方有不勞而治之妙

用知識以為股肱

人無股肱則無以運用令僚佐洎各吏既非吾股肱無非掣吾肘者凡有公事無憑詢謀以圖協贊是用禮請各都隅慎行止知理識事里正以為吾股肱為急雖無爵祿以興其公心亦稍

礙吏貼之奸弊各知識里正每半月輪流在縣
宜潔一舍致敬以延之每日所行公事咨問公
論以行如各知識未通未知者則俾轉請問高
見之人各知識里正旣無祿養且有盤費凡有
科差宜量優恤
臨以莊使人敬畏
凡臨政者若不靜重端莊則無威嚴人不敬畏
若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非惟
吏卒恭謹不敢放逸抑且此心靜則可燭是非

奉上司宜忠而敬

從上隨俗則道廢違上離俗則身危不忠而佞固不可不敬而傲亦不可

御羣下以禮止亂

人之於禮猶水之有防以舊防為無用者必有水患以舊禮為無用者必有壞亂刹為斯世政事御斯世吏民苟無禮以防微杜漸安能使衆人整而不譁諸事理而不亂各司吏宜俾進退有規矩止立必端方呈押文字一人退一人進

其該次押文字者兩行端立東西廳上壁下待

某吏押文寫退然後某吏進其有緊急該先署

押者宜出班立於廳上露明庭柱側以俟先進

引問公事亦宜逐一循資次凡引問公事時不

押文字押文字時不引問公事凡有詞訴者待

放狀然後進告一人退一人進書狀當廳下東

側書寫其有疑似亦宜別以一簿附口書寫令

告人於上書名畫字凡已受過詞狀及抄狀者

悉以事目附入吾杜安告簿內令書狀及當日

司吏於上書名畫字以憑稽考體勘其關繫檢屍及合即時掩捕者不在此限各貼書進退出入務在恭謹非該引問公事不得於廳前往來各祗候禁子須兩行恭立庭下不宜縱橫語恐難於久立則更迭輪換不得輙便升廳入堂無故出入各房各吏貼祗候禁子有失禮節者則以謹禮簿書之每半月一考其間敢有故違禮者則罰跪重則加刑責如此以禮防微杜漸庶戒公庭嚴肅諸事井井人民不敢離亂吏卒不

敢眩惑抑且吾心靜止可燭是非

處重事宜預修辭

君子過言則民作辭故於其言無所苟刻處重事是宜靜中預為修辭以出其誠或每日勞於政事力所不及則推好問之德請有公論之人相為參詳其修辭意以付貼書於勾銷簿內以憑發落庶幾不苟不失

各房事責有所歸

一邑之政乃為宰者之責各房之事乃各吏之

責爲宰者能守其政雖不屑屑於事爲則事無不舉不能守其政惟任其事非徒無益殊爲失職宜乎紛繆不勝其多政事二字其義不同爲宰爲吏者當深明其義各守而不移爲宰者果深明爲政之大本而確守之則各房之事是非得失其責在各吏責有所歸苟不確守爲政之大本惟區區尚口以理其事則各房之事是非得失其責在我不在各吏卒致其責竟無所歸

百里之廣庶民之衆諸事不勝繁夥苟不守其

職所當專之政乃理其非吾所可理之事誠為大難夫政者正也為宰者果能不尚口辯先正自己以正各吏行止則各吏有所畏服各房各納一簿於吾左右凡各吏所當行之事附寫大畧於簿內或納抹子以備吾靜中參詳或潛令人體察敢有故為欺罔者重則斥去輕則嚴加刑罰果能如此則各吏所行公事自然不敢肆無忌憚

明人倫興古學校

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今之學校雖尚虛文不以人倫為重然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乃天叙天秩人心所不磨滅為百里司牧者誠能以明人倫為急庶民豈不感化所患者不明古今時務不能酌古準今舉其可行者行之耳嘗今昔俗尤無恒產而無恒心固難遽責其有恒產可責以有恒心者安可不加懲訓今庶民無恒產者甚多有恒產者甚無幾况於當今與古學校豈餘家至戶到且宜先體察各都隅富足

人民如父子不篤兄弟不睦夫婦不和及豪覇兇惡爲民害幷不肖敗家壞俗者皆專以一簿書之責任各主社俾逐一教訓不慈孝者勸其慈孝不友弟者勸其友弟婦不敬其夫者戒之夫不敬其婦而寵妾狎妓者勸其已之如伯叔姪兄弟之間恃尊凌卑或奸頑犯上事產偏負者則與和平凡有兇惡爲人害幷不肖敗家壞俗者使之改過遷善果能改過不吝者則書於彰善簿以禮加敬之如有不從教訓者則俾里

正主首諭以利害哉俾其到學院公堂親聽吾提調學校官教戒再三教戒之後或猶有未率化者則俾依例執役以耻之敢有怙終不悛者則嚴其刑罰懲一戒百不茍不慢如是行之誠能使其天屬之愛頓興父子𤋮然而篤兄弟𤋮然而睦夫婦𤋮然而和乃良心所本有衆人之所願倘能改過之家父子兄弟夫婦咸悅親戚隣里四方傳揚凡有父子兄弟者無不悅此之謂要道且有使無訟之妙為民父母者職當如

若待其父子兄弟夫婦有訟於官然後聽之
縱斷之不失則已乖和氣何以感動人心其民
之不良者待其惡成而刑之則是不教而刑謂
之虐何以使人心悅服

彰善良以殫邪惡

五鄉三十一都隅某人良善某人邪惡某人於
人倫正某人於人倫未正某人居家及鄉里多
公平某人居家及鄉里多私曲悉宜知其姓名
又知其數善惡各以一簿書之以憑稽考令雖

不能官其善良者以化邪惡而古者彰善癉惡之遺意亦可畧竊取以施行凡有善良者彰其德以禮嘉敬之或有過誤及有官事量情優恤凡有邪惡者再三教戒或有不悛者依例令其執役以耻之敢有怙終者嚴加刑罰如此勸行不倦果能使善良之風漸興邪惡之風漸消各鄉爭訟必不至如今日之多

義刑罰毋作好惡

義刑義罰弗庸以即汝心無有作好遵王之道

無有作惡遵王之路凡行刑罰不作好惡惟義所在此古聖賢德政非後學所易及吾若不自滿假求君子公論則亦可以勉而至

考貧富以均賦役

今年各都隅役事頗均自歸附以來所未曾有然不許改何處都分役事已均平何處都分役事未均平則亦未為盡善况役戶當役日數尚用增減者各鄉都多有之堪當役而漏網不堪當役而未得脫者亦間有之各都里正主首仍

詐小戶貼役錢者比比而是今未暇推排田土惟有每畝權出鈔一兩助役頗為均平本縣不力為主行諸人亦視為虛文各都隅役戶三等九則未得精詳通一縣三等九則亦未編類社社所定上中下都分多有偏負所以一切科差并雜役暨應辦等事未能至均至當今宜以簿一扇逐一都審察輿論隨得隨書仍委知理識事里長潛行體問及潛委各主社覈之

謹勾銷以考稽遲

屢省乃成唐虞令典今除本縣公同勾銷簿外宜別置一勾銷簿每一事用紙揭帖屢試時考復求至公無私之士共為參詳凡有議擬公論書於揭帖以憑檢閱舉行庶幾不致忘失

制吏卒宜察行止

巧言令色孔壬古人所畏聽其言而信其行古人所戒況今庶人在官者無厚祿以代其耕不得不外假公論內懷私欲以為生計又況吾未免有好惡之偏未能全無玩人之病若惟憑一

時辭色處决公事豈無舛謬令誠能專以一薄勤察其所行而書之從公去取非惟彼吏卒未敢欺我又且可抑吾玩人作好惡之意

治誣官以杜妄告

令有司凡有所告不實者惟不受其狀而不究治其誣官之罪以致愚民妄告甚多積年流獘習以為常容過無大刑故無小唐虞令典故為誣官者情實可惡此風甚不可長豈可被其侮弄而不思所以抑之况今本縣令各都體勘公

事多非近上里長主首又非正身不畏罪責作
務私欲不行從實回報又況近來發落各都體
勘之事竟不問其回報結絕無非解遣告人起
去而已殊失元行體勘意凡行體勘無非欲究
實情所告如實即與施行所告如虛即重治誣
官之罪庶幾不致妄告如今日之多今之體勘
有始無終反為吏貼及承該里正主首循私賣
弄以致奸頑妄告者日甚一日實為可憂今後
凡有告訴除所告至明至實者即與受狀外其

餘疑似者宜不問虛實悉令書狀當官用簿附
口抄下令告人於上書名畫字召保聽候將所
抄告詞附入吾杜妄告簿内以備吾靜中參詳
責令近上里正主首正身多方體勘必使有始
有終從實回報仍潛委知識里正及各主社暗
行體察所告如虛重治誑官之罪必枷項嚴行
令衆不易踈放承該里正主首須用近上正身
不行從實體勘者必有罪責自然妄告之風頗
息

以上各項權宜合用簿書其名有十

一曰願過聞

凡本職所行政事所用人物應有過失廣求到諸人直言及自省悟者悉書之以憑改正

二曰採公論

凡政事得失民情吏弊官民應有利害是非廣求到諸人輿論悉書之以憑講究

三曰謹禮節

凡在官吏卒人等進退應對容止威儀有失禮節者悉書之以憑戒訓

四曰彰善

凡各鄉里正主首及諸人為人善良篤於人倫所行實直公正多方審察公論得實悉書之以憑禮奬

五曰癉惡

凡各鄉里正主首及諸人為人邪惡乖於人倫所行奸詐私曲多方審察公論得實

宜悉書之以憑訓治

六曰均賦役

凡各鄉賦役等則有未均平多方審察公

論得實悉書之以憑定議

七曰考吏行

凡本縣及巡尉司吏貼所行公私是非多

方審察公論得實悉書之以憑去取

八曰考卒行

凡本縣及巡尉司祗候獄卒弓兵所行公

私是非多方審察公論得實悉書之以憑
去取
九曰杜妄告
凡諸人所有詞訟多方審察虛實果有誣
官妄告者悉書之以憑懲治
十曰謹勾銷
凡所行公事每件用紙揭帖勤爲檢閱書
其議擬以憑舉行
右所云云正所謂知其不可爲而強爲之者也

夫拘於今世之選法竊行、古之遺意豈不難哉既限資格安得大材驟升既不擇賢久委安得善政大行既不俾各辟其屬使其次第責有所歸安得所擇至簡而精詳況無重祿以勸士及庶人在官者無足以代其耕玆乃欲從權苟且行所不可行責人於所不可責雖竭力從事小有可觀豈足以展其盛德之治祗惟大人君子洞達古今必有良法可仕則仕可止則止必有定見奚庸鄙論以凟高明特以父母之邦休

戚所繫下情有不能自已耳

趙寶峯先生文集卷之一